



咏月五章

安徽合肥 王家富

望月

中秋白露垂，遥望一瑶池。
对饮桂花酒，单寻玉兔诗。
友人嫌去远，贵客厌来迟。
相约清辉下，同君共此时。

探月

清秋夜半时，皓魄照天池。
露润群山湿，风吹独我思。
寒宫舒彩袖，秘殿展新姿。
樽酒三巡后，含羞可是痴。

问月

清寒凉万里，玉镜挂青天。
不忍杂音乱，犹耽露下眠。
风前怀故旧，竹影弄幽弦。
欲问云中月，何时把梦圆。

敬月

明月众星伴，高悬在九天。
远离尘世事，独守佛门前。
夜酿桂花酒，蟾蜍玉兔边。
广寒空寂静，禅意得诗篇。

追月

天高云亦淡，风冷夜阑珊。
月走青纱帐，云飞戈壁滩。
半生尘世短，一扇海门寒。
九曲抒情调，逍遥入耳欢。

地铁上

安徽合肥 王唯唯

随电梯下沉进入地铁站。站台前，人不多。不知是不是老年人们睡午觉去了，满眼都是年轻的脸，虽然都戴着口罩。车来了，进入车厢，前后扫一眼车厢，基本人人有座。

车厢里，手机族们，低头捧着手机，姿势各别，心无旁骛；也有个别年轻人两手搭在胸前，闭眼小睡片刻；还有戴着耳机听歌的少年，边听边小声哼唱着。一对年轻夫妻站在车门对面的位置，面前放着两个白色大涂料桶，桶里装着各种刮墙装修房子的工具，男的手上拿着一个1米多高的圆形工具，缠绕着电线插头。两人灰色工装上沾了不少白点，男的牵着女的手，女的靠着男的肩膀，两人的口罩已分不清颜色。有人的地方，总难免会发出声音。一位四十上下的大叔，看屏幕至忘情处，哈哈大笑，是唯一的失态者。

年轻真好！正对面仨小青年嘻嘻哈哈说着什么，好像商量着去哪里玩。白T恤、黑短裤、人字拖，其中一位手上戴着手表，看样子是刚放假的大学生，十八九岁青春飞扬的年纪。就在我由他们想到自己十八九岁是个什么模样时，车到站，他们有说有笑地下车了。

有人下车就有人上车，这时上来一位长者，我边上的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示意长者过来坐下。长者说：“我没有几站。”小伙子说：“我到了。”说着走向车门，长者坐了下来。不对呀，我是紧挨着小小伙子坐的啊，刚才我还听到小伙子和电话那头的人说，到终点站还有十多站，怎么现在就到了呢？我瞟了一下，小伙子走到另一节车厢去了。我明白了。心里暗暗赞叹：“好有教养的年轻人。”

刚才仨小青年的座位上换成一对情侣。两人耳语着，不时悄悄地笑一会儿。男孩一只手搂着女孩肩，女孩把头靠在男孩胸前，白葱般的食指，在手机上不停地拨划着。坐在他们身边的女孩，一头秀发，口罩遮掩脸庞，一双不大的眼睛，一直看着对面黑洞洞的窗外，透出点点忧郁。些许满怀心事，无以言表，只是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车厢的座位都是面对面的，一不小心对视，难免尴尬。正对面的座位上方，是一块普通的厚玻璃，囿于光

线，有点暗，但映像还算清楚。我就专心看着玻璃里一张戴着口罩的自己的脸。想起一位老同学，54岁那年摘除白内障，她术后第一次对妆镜，大惊失色——哪里来的皱纹！进而痛恨让她带“寿斑”的脸皮纤毫毕露的小手术。我是对自己外貌不在意的“男流之辈”，老了就是老了，有些时候，你越在意的，就越是折磨你。

地铁到一站，又到一站，很快，过道上站满了人。五六个工人进来了，带着一些尘土的气息，“咣当”地搬动随身带的器械，“骨碌碌”地靠边放好，黄色安全帽下，口罩盖住半张脸，只剩下一双眼睛，把皱巴巴的裤脚放下来，盖住有点脱胶的军绿色胶鞋；几位中年人许是刚参加了一次聚餐，这会儿错把车厢当包房，继续地大声交谈；有人开始刷视频了，“你让我的内心荡漾……”外放的音响，全然不顾身旁人的脸色不佳，自顾自地笑着……

此时的车厢，就好像另一种形式存在的茶馆。哪怕只是乘坐了十几分钟，就能见识到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人，从全市各个角落奔赴而来，短暂地交织。可能有人捧着一个新包满脸兴奋，有人提着医院的CT片子满脸忧虑。你或许并不知道，自己刚刚路过了别人生命中的一场大雪或一米阳光。坐在车厢里，有意无意之中，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总能看见参差的人世间。

三只小螺帽

江苏南京 谢文龙

30多年前，我上初中的时候，用过一支苏州产的圆珠笔，那是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种书写工具，天天随身带。

这支圆珠笔外形就跟普通的圆珠笔不一样，全身银色，身材修长，像白杨树一样挺拔和精神。它的笔身分上下两个部分，不像普通圆珠笔那样都是一体化设计的，不注意分辨的话还以为它是一支钢笔呢。它的上半部笔身里面设有卡扣装置，紧紧扣住笔芯的上端，保证对笔芯的控制。下半部的笔身里装有弹簧，笔芯穿入其中。按一下笔身顶端，吐出笔芯；再按一下，笔芯回缩。上下笔身通过笔芯串联在一起，协作配合就像人的大脑和腿一样。它的笔芯也非常特别，长约七八公分，顶部是蓝色塑料制成的齿形构件，笔芯的主体是油料部分，里面装的油量比普通圆珠笔要多得多，就好像一个正常人的饭量和一个日本相扑饭量的差距一样大。一支笔芯通常能用一两个月左右，不需要频繁的更换，对于慵懒的我来说再好不过了，所以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

当然，就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一样，这支圆珠笔也有它的不足之处。那就是上半部笔身顶部的螺帽经常容易掉（螺帽仅有两三道螺纹，与控制件的塑料螺丝拧结。即使拧紧了，由于每天多次按压，慢慢就会松动脱落）。你可别小瞧那个小小的、圆圆、毫不起眼的小螺帽，它绝不像人的帽子一样可有可无，它是这支笔的核心部件。从设计构造上看，这个小螺帽就好像整幢大楼的地基一样，承载着控制笔芯收缩的全部力量。一旦螺帽脱落，上半部的控制装置将失去对笔芯的控制，笔芯也就无法正常弹出工作，从而失去整支笔的使用功

能。

由于这支圆珠笔价格是普通圆珠笔的三四倍，再加上我对它的独特偏爱，一旦无法使用，给我当时的学习造成了很大困难。怎样才能让这支圆珠笔起死回生呢？一种办法就是再去买一支同样的笔，一只螺帽两支笔轮流用以延缓寿命，但是比普遍圆珠笔贵三四倍的价格让我望而却步。苦思冥想之下，我决定向生产厂家求助。

带着试试看的态度，我给苏州的厂家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这支圆珠笔对我的重要性，并画出了螺帽的图形，期待厂家能帮我解决求学路上的苦恼。

时间一天天过去，就在我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厂家的回信到了！回信是一封挂号信，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鼓鼓的。工作人员在信中勉励我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并随信给我寄来了三只小螺帽。看着塑料袋小包装里面的螺帽，我被感动了！没想到我的小小请求，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居然真有这么认真负责的生产厂家！不知道是我认真求学的态度感动了他们，还是他们对自己产品高度负责精神让他们给我回信，我想这两点原因都是有的。

感动之余，我立即给苏州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封表扬信，感谢他们对一个中学生的帮助，更表扬他们热心和负责的态度。厂家免费赠送的螺帽虽小，但却是对我求学生涯的支持与托举，那份浓浓的关切之爱让我始终铭记在心！

消失了的艺人

河北巨鹿县 唐宝民

我的老家是东北密林深处的小山村。村子里有三个艺人，分别是：拉二胡的乔叔叔，吹笛子的江叔叔，唱民歌的李婶婶。东北农村只种一茬地，十月份收割完庄稼，就进入农闲时期。冬天昼短夜长，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没有电视，吃完晚饭以后，村民们便不约而同地聚到乔叔叔家。晚饭之后不久，炕头炕沿就坐满了人。等江叔叔和李婶婶来到后，三个人的演出就开始了。

乔叔叔拉起了如泣如诉的二胡；江叔叔吹起了悠扬婉转的笛子；而李婶婶则唱起了东北民歌。屋里的男女老少都静静地听着，思绪沉浸在了歌声和乐曲声中。有的时候，村民们还会点播，说：“来一段《小五更》吧！”或者说：“唱一段儿《王二姐思夫》吧！”……艺人们便为大家唱，村民们坐在炕头上或者板凳上，静静地听着，用这种方式打发着那个年代的寂寞。

夏天的时候，如果赶上月圆之夜，三位艺人便会到村里的广场上去弹唱，所谓的广场，其实就是一块圆形的打谷场。每当这时，来听的村民就更多了，他们都从家里带了小板凳来，坐到小板凳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听着节目。二胡声、笛子声、歌声，把人们带进了如梦如幻的世界，使人们忘记了白天干农活的劳累，也忘却了乡村的寂寞和孤独，因为乐曲声和歌声充实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使村民们的精神生活不再苍白而空虚。

快到午夜了，演出就结束了，因为明天早上还要起来下地劳动。村民们都拿起小凳子回家了，三位艺人也搬着桌子和椅子回家了。银白色的月光洒满了空旷的广场，整个村子便睡着了，但人们在梦中，却依然能听到歌声、二胡声以及笛子声。

十八岁那年，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小山村，到一所大城市读书去了，毕业后就留在了那座城市，在那里工作、安家了。很多年没有回故乡，前几年终于回去了一趟。当初用来演出的那个广场，每天晚上都有村民去跳广场舞。而三位乡村艺人……拉二胡的乔叔叔、吹笛子的江叔叔以及唱东北民歌的李婶婶，都早已故去。“即使他们还在，也没有人听他们的演奏演唱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是网络时代，乡村的文化生活不再贫瘠了，属于乡村艺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各个村子的乡村艺人都已经消失了，从传承文化的角度讲，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遗憾和损失！”我的小学同学、镇政府文化助理铁蛋对我说。